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一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

列傳

宋 二十四

呂端

畢士安

仲衍  
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

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為直史館

按宋史本傳作以蔭補千牛備

身庶國子丞

太僕寺丞

秘書郎

直弘文館

換著作佐

郎直史館

東都事畧作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為直史

館今依東都事畧纂

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

寶中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為政清簡遠人使之秦王廷美為開封尹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

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  
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  
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為大理寺少卿俄  
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王薨有發  
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  
鞠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  
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

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  
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  
對皆泣涕以饑寒為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  
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  
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  
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  
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  
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

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

以清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  
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  
從之時同列奏對或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  
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端愈  
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  
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  
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帝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  
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



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  
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  
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  
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  
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  
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見  
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  
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

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  
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  
書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  
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

按凍

水記聞載太宗大漸李皇后與王繼恩等忌太子英明謀立廢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

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  
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  
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  
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  
萬歲以繼勲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  
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  
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  
軀體洪大官庭階凡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當召對便  
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

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門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蕃為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謁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

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  
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  
不足慮也端祖充守文之亂舉族被害父琦方幼以同  
郡趙玉得免事載五代史琦傳玉子文度有孫紹宗十  
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  
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數重之後  
有使往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  
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為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

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  
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迫婚嫁  
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  
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苟皆至國子博士蔚  
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

隆平集作  
字彛舉

代州雲中人父又林觀城令

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  
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

為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  
開寶四年為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充  
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  
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  
賦數今湖海親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  
籍詔從之明年遷左贊善大夫徙饒州復出知乾州以  
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  
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

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並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廷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帝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



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

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  
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  
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  
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  
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  
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  
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  
郎參知政事

按長編載李沆死中書無宰相帝意欲擢  
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遷翰

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

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宣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恬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

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契丹統軍達蘭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為諸軍所却並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還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土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

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贊真宗曰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謂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其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

者猶開關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  
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  
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  
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  
今大計已定惟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  
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於行在時已聚兵數  
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為伏弩發射  
達蘭死衆潰遁去

按真宗本紀及長編契丹統軍達蘭  
為李繼隆等設伏中弩死在真宗未

至澶洲時此傳及寇準傳並  
作既至澶洲之後所載互異  
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

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  
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  
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  
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  
保州楊延昭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  
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  
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時制法次

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  
章七八上以求病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  
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  
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贈  
太傅中書令諡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  
簿錄其子世長為太子中舍慶長為大理寺丞孫從古  
為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  
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



親繕寫又精意詞翰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為相面奏

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太府卿孫從善從古從厚從誨從簡從道從範從並從周皆歷官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舉進士中第調沈邱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

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間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高麗使入貢

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  
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  
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  
一夕卒年四十三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  
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  
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  
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

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  
戒勿啟扃鐫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  
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斟概輸其半而以  
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  
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  
院同策問者九人

按東都事畧作召試天  
下文學之士十三人

乃黃庭堅張

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  
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

如列郡鎮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鎮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鎮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喻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

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  
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  
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  
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  
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  
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  
不莊之語蘇軾在館時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

予之書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游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父相

按寇忠公準旌忠之碑載父相贈晉國公太師

尚書

今晉開運中應辟為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

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



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後三  
歲補大名府成安宰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  
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推官轉  
鹽鐵蠲司判官會詔百官言邊事而準極陳利害帝並  
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吏銓  
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  
決乃退帝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

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獨言洪範天人之際  
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太宗怒起入禁中  
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入乃言曰頃者  
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  
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  
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準與知院張  
遜不協

按宋宰輔編年錄云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  
遜與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

校官為之秩與副使  
同未即真則稱檢校

他日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遜

嗾判左金吾王賓上其事語在遜傳因是出知青州帝  
顧準厚常念之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  
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  
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  
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  
帝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  
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

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  
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  
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謂曰襄王可乎準曰  
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  
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  
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  
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二

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率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  
官所惡與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  
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  
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奏準擅權又條  
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  
端張洎李昌齡等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  
齡畏慙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胷臆亂經制太宗怒準  
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

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  
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  
簿論曲直於帝前帝並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  
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  
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闕鄉又徙鳳翔府  
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  
部為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

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時契丹內侵縱游騎掠深  
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  
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  
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  
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  
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  
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  
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

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使所在人心皆潰致敵乘勢深入乎遂請帝幸澶州及至澶州南城契丹兵益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



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皆懼準固爭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是日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

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  
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  
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  
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達蘭出督戰為伏弩中額死  
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  
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謹按

通鑑輯覽

御批 澶州告急 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 倉皇奸狡者議遷

楚蜀安危之機懸于呼吸寇準震以靜鎮而羣心安力  
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于俄頃之間  
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于士卒懼呼之  
際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于時  
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于真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  
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達蘭戰沒少挫其  
鋒而精銳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獻地稱臣激極  
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  
也

會帝遣曹利用知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

準召利用至囑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  
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  
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因

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  
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  
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  
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  
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  
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  
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其何  
恥如之帝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

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

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

長編

作峽州

遂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已

思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召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帝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具言在魏時

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  
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  
曰準剛愎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  
所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為武勝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  
帝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頒命  
準上之準從上其書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準于欽若判若冰炭何獨于乾佑天書之事效其所為  
差一以圖已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墮其術而  
不顧可見門戶之為害甚于陷門一  
溺其 中 即欲自援亦不可得矣 中外皆以為非遂

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

按長編載準自

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  
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  
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  
宰相爾準不擇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及於禍益自取之  
也時又有陝州處士魏野善王旦寇準每贈  
詩必勸以旦退矣準皆不能用識者高之 三年祀南

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  
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

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  
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  
奏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  
宜紹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  
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况復被酒漏言猶  
為粗疎無術其造謔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 罷為

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按長編載準被酒漏所謀謂等並懼力譖準請罷政事帝不記與準

初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  
除日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惟演至極  
論準嵩恣請深責帝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列  
授準太子太保帝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



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帝於小國中指萊國字

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

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勲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懷政伏誅復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甚謹嘗會食中

書美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搆日深及準貶未幾謂  
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  
拒絕之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  
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  
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

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為嗣準歿後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為篆其首曰

旌忠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